



李旭去辛集解救传销受害者



廊坊的传销窝点

3

还不到九点，女人们尖锐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楼上传来。李旭刚吃过早饭，正在小院中观察刚种的花草。他不时抬头看看，新的一天从争吵开始了。他思量着，如果只是动动嘴，冲突还算是温和的。

此刻王丽面对的是协会的劝解员曹月杰。曹月杰是个身材高大的河北女人，性格强势，喜欢直来直去，动嘴或是动手都奉陪，不顾忌传销受害者的面子。

感到时机差不多，李旭便上了楼。接待室依旧拉着窗帘，蝉鸣和暑气都被挡在了外

面。王丽坐在一张单独的沙发上，像一只雄鸡一样耿直脖子，高声宣称，中国加入世贸后一直受压迫，需要国家项目来翻身。

李旭示意大家都冷静点。他对王丽说，那些说法太荒谬了：“现在国家提倡高科技产业，产业升级，高能耗的GDP就不提倡了。并不是群里跟你宣传的中国一无是处，就完了，要亡国了，怎么可能呢？”

他坐了下来，告诉曹月杰，用投影播放几段新闻。曹月杰打开了电脑，硬盘里有几个T的反传资料，无论哪种传销套路，都在一级一级的文件夹里。她选了一段中国完成世贸承诺的内容，以此来否定王丽的说辞。

王丽只是低头，并不去看。儿子拉了拉母亲的胳膊，让她往前面坐坐，王丽拒绝，儿子一把摘掉了她脸上的墨镜。两个人又吵了起来。那个浑身发抖的年轻人快崩溃了，几乎是用哭腔求着母亲，要端正态度，仔细听劝。

但根本没用，王丽只想离开。“你还怕我这个那个是传销，来到这你控制我，你不是传销？”她被搞得心烦意乱，从座位上弹起来，伸手抢过儿子手上的手机，“你给我手机，我报110。”

这时候，一旁沉默的丈夫突然站起，走到王丽身边，一只手钳住她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朝她脸上扇了一个重重的耳光。王丽双手捂住脸，手背上又挨了接二连三的耳光。

曹月杰把王丽丈夫拉开，立在王丽身前逼问，国家不允许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买卖，你怎么买的这家公司的原始股？王丽说，这是私募的。曹月杰冷笑了一声说，私募也轮不到你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这家公司的股东？王丽没有证据，便把群里画的饼说了一遍，股权证2020年上市之前没有，上市之后就都有了。

李旭在一旁注视着一切，没有起身的意思。他察觉到王丽的每一个说法都是错误的，这是典型的被洗脑后是非不分，黑白颠倒了。现在他要证明，王丽购买原始股的那家公司，就是个骗局。很快，他在网上找到了一篇相关报道，花了五分钟从头到尾读出来。

接着，他又在电脑上找到了一段央视新闻的视频。他说，你看看什么是原始股。那是一个时长半小时的极为详尽的新闻调查，祥天公司面向全国推销原始股，并宣传核心技术是能以空气作动力替代汽油，但从头到尾，无论是原始股还是核心技术，都是假的。

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李旭问。

王丽说，我还投资了智天公司，公司的老板是世界首富，总资产有二十二万亿。

这家公司早就被查了，李旭告诉她，又找到一篇新闻报道，予以佐证。“二十二万亿，怎么可能，有二十二万亿还要你的一万三万的吗？”

王丽闭口不言了。

李旭已经了解到了王丽的更多信息。王丽是中学的高级教师，离退休还有些年。几年前，丈夫出了车祸，落下后遗症，走路一瘸一拐。她就想，要为家里做点什么。在她二姐的店里，一位朋友说起了一个项目，是国家暗中开发的，投资很少，回报很大。她深信不疑，加入了行业。被家人发现后，他们都觉得她陷入了传销。但她非但不听劝，反而越投越多，甚至借了高利贷。这个家已经到了崩塌的边缘。

4

2008年，是李旭最艰难的一年。他已经义无反顾走上了反传销的道路，并在网上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。他每天废寝忘食，不停地和人打电话，严重影响了生活。

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对他打击极大。一是老婆和他离婚了，他在反传销而不是陷入传销的时候婚姻破裂，这让他觉得更加孤独。二是他在火车上被偷了，去异地解救因为买不到座位蜷缩在厕所门口时，一醒来，包里的相机、DV都没了，这让经济困难的他无以承受。

那时李旭反传两年了，完全忘我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这是被他称为“激情反传”的时期，自己对反传销投入了所有的精力，也不收取任何费用。有一次老母亲半夜起来，发现他还在打电话，气得哭了，要砸他的电脑。他也委屈地哭，觉得做好事怎么不被理解。他在鞍山有一家小卖部，房子周围有很多传销窝点，经常有人来店里打电话邀约或是要钱。他等人走了又打回去，告诉对方真相。

李旭虽然脱离了传销组织，却不想着挣钱，全家人的生计都靠这间小卖部维持。2007年1月31日，这是宽带到期要续费的日子，并且他的手机已经欠费停机。他身无分文，又不想朝家人伸手，万般无奈下，他打开了儿子的储蓄罐。在电信营业厅，他面对大家惊异的目光，把沉甸甸的硬币交到营业员的手中后，惭愧地低下了头，觉得自己就像小偷。

这年过完年，李旭在家里待不下去了，于是骗家人要出门打工，但其实是单枪匹马去各地现场解救。第一站是辽宁葫芦岛，他要解救一个深陷传销的重庆女孩。不过，由于准备不足，解救最终失败。

个人的激情反传是不可持续的，最后的结果是连饭都吃不起。2008年，李旭和另一位反传销人士周军在安徽宿州设立了工作室，开始转向团队作战，并适当收费。他们租了一间一居室，作为办公室。2009年1月，全国各地的反传销人士聚集在河南新乡，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，李旭当选为会长。后来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，李旭在同年来到了北京，在大兴黄村租了两居室。团队渐渐发展扩大，也在不断搬家，一直到了今天。

这期间，李旭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。他认为要长久地反传，不能再是完全免费的模式。现在，他的团队有大约三十名全职工作人员，几乎都曾陷入过传销。如果需要外出劝解，他会收取食宿路费，以及劝说的费用。

他已经不再单枪匹马，每年都要去几次传销重灾区，也会配合执法部门。但现场解救面临不可测的风险，他和团队里几位劝解员都被打伤过。有时，仅仅是在路边摆摊宣传反传销，就会有人来破坏。

这几年，传统北派和南派传销呈减少趋势，但网络传销在快速发展。传销组织利用虚拟货币，物联网等概念，让人足不出户就能陷入传销。反传任重道远，和不计其数的传销组织相比，中国的反传人员简直是杯水车薪。

李旭说，他的梦想是做一家像戒毒所一样的戒传所。



李旭在武汉劝说传销人员



李旭劝说传销人员

5

这个女人是甘肃人，没什么文化，只有初中学历。二十岁的时候结婚生子，现在孩子已经十多岁了。她处处被丈夫管，还是靠弟弟帮忙贷款，才在镇上开了一家理发店。一个月前，她关了理发店，离开了甘肃。她想证明给他们看，自己不是一事无成的人。

家人后来才知道，她被一个网友叫去了山海关。一开始，女人觉得碰上了传销，但很快疑虑就消失了。在电话里她告诉家人，自己能挣1.5个亿。她的丈夫和儿子，还有弟弟夫妻俩，四口人都慌了。他们乘坐漫长的火车，穿过戈壁、山林、农田、城市，到了海边的山海关。

几天后，甘肃女人被带到了北京的一栋三层小楼。那个时候她穿白衬衣，头发是淡淡的紫红色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周围。

沙发上坐着一个被称作老师的男人，他的第一句话就让她产生了好感，放下了戒备。他笑盈盈地问，你们从山海关来，山海关是不是有中国梦总平台？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女人掩饰不住兴奋。

老师个子不高，戴眼镜，看起来温文尔雅。老师说，多少年的事了，你现在才接触太晚了。

女人碌碌无为了三十多年，一直不知道人生的意义。感谢中国梦总平台，让她知道了自己的价值。所以，听到老师说起行业已经很多年了，她很遗憾：“甘肃没人传



达这个好消息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甘肃人现在才知道。”

屋子里的人似乎都和行业有关，老师指了指一位戴墨镜的大姐问她，这位大姐玩儿了两年多了，3260你知道吗？

在山海关，她曾听人说过3260，具体是什么也不记得，就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：“3260是打造千万富翁的，我们是打造亿万富翁的。”

老师对行业太熟悉了。还没等她说完，老师就接下话头说，你们是投资2900出局赚180万，43500出局赚1.5亿。但还有1040、资金盘、区块链，这些你都知道吗？

这时候，女人已经对老师很是佩服，老师知道的比她多，但一些说法又和行业告诉她的不完全相同。她困惑，迷茫，诚恳地说：“中国在世界上拿到了一百年话语权，2020年底物联网就开网了。中国梦就是万网归一，像3260、资金盘这些，都要归到中国梦主平台上去。”

老师笑笑，继续说，你们的团队原来都集中在秦皇岛，更早以前叫本溪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卖的是康福德牌珍益胶囊。不管现在是什么平台，以前的模式都是中绿公司。现在行业很难做了，网上一查，都是负面。

“这是宏观调控。”女人几乎是下意识蹦出了这个词。

老师终究还是老师，他显然比她更懂行业。他说，你们有解释，负面都是调控。每个团队都说宏观调控，1040也讲，3260也讲，是吓唬胆小怕事的，如果都来做了国家乱套了，种地没人种地，打工没人打工，开车没人开车了，这个行业是打造有

胆有识有德有福的人。

女人被这句话说得心动，点头称是：“思想观念不改变的话就跟不上新时代的发展。”

老师说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要多求证，不能光听行业的人说。

女人有些不服气，她听出来了，老师话里话外都在贬低行业，怀疑行业，这不应该是行业中人的态度。他应该知道，行业有红头文件，还有各类书籍作为教材。很多景观现象也可以印证，比如秦皇岛火车站像个棺材，意思是来到这里就升官发财了。还有圆梦园主题公园，虽然去不了，但是看了很多图片，比如写着中国梦的石碑，为什么建在了秦皇岛，是寓意着行业在这里，中国梦碑四周有四只铜鼎，寓意着国家对行业鼎力支持。

“你知道为什么圆梦园不能去了吗？”老师说，这原本是一个私人开发的主题公园，就是因为传销的人去的太多，名声搞臭了，就关了门。他从靠墙的柜子里拿出了一叠颜色鲜艳的书，放在茶几上，“我们比你了解的多得多”。

女人吃了一惊，这些分明就是自己上课的教材，随手翻开一本，都是红头文件，领导人讲话，秦皇岛现象解读。

老师没有停，继续说，秦皇岛的模式以前也是比较简陋，睡地铺吃大锅饭，最早都在辽宁，锦州、葫芦岛、大连、鞍山、盘锦、抚顺、铁岭都很猖獗，2010年左右打击比较厉害，按照行业说法调控很厉害。搬到秦皇岛以后，来了很多广西的老总，把这个和1040综合了一下，所以也开始讲现象。

除了现象，还有行业传奇。万将军在中国梦总平台经常出现，据说是29军军长，广州军区副司令员。老师放了几段公开露面的视频，众人夹道欢迎，矮小的老头儿笑盈盈和大家打招呼。他敬军礼的时候，驼着背，右手绵软无力，掌心向前举在脸旁，像只要把式的猴儿。其实这是吉林的一个老农民。

但最根本的，制度设计就是错的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发展下线是不可持续的。但这个行业，如果不发展下线，就没有工资。

女人不是一个有太多想法的人。她信任行业，思想坚定犹如磐石。现在，石头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裂痕。行业就是传销？她不敢想，但又无法反驳老师。直到听到这句话，她想老师终于错了。

“我有工资的，每个月两千五，马上就能领。”女人迫不及待地说。

老师告诉她，那是第一个月按比例返还的额度，之后就没了。你也不想想，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能拿工资，谁还去发展？回家等着发钱就好了。

“国家要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钱。”

“国家要的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，你是吗？”

女人的大眼睛快速地眨巴，却说不出话了。家人都知道，眨眼是她的一个信号。她心里那块坚硬的石头要碎了。



廊坊的传销窝点

（文中王丽为化名）

—— 完 ——

题图：李旭对传销人员进行现场劝解。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。